四庫全書

史部

宋書卷五十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十三

張茂度　庾登之　謝方明　江夷

張茂度吳郡吳人張良後也名與高帝諱同故稱字良七世孫為長沙太守始遷於吳高祖嘉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中尚書吳國內史茂度

郡上計吏主簿功曹州命從事史並不就除琅邪王衛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尚書度支郎父憂不拜服闋為何無忌鎮南參軍頃之出補晉安太守盧循為寇覆没江州茂度及建安太守孫蚪之並受其符書供其調役循走俱坐免官復以為始興相郡經賊寇廨宇焚燒民物凋散百不存一茂度刱立城寺弔死撫傷收集離散民戶漸復在郡一周徵為太尉參軍尋轉主簿揚州治中從事史高祖西伐劉毅茂度居守留州事悉委之軍

還遷中書侍郎出為司馬休之平西司馬河南太守高祖將討休之茂度聞知乘輕船逃下逢高祖於中路以為錄事參軍太守如故江陵平驃騎將軍道憐為荆州茂度仍為谘議參軍太守如故還還為揚州別駕從事史高祖北伐關洛復任留州事出為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嶺外安之以疾求還復為道憐司馬丁繼母憂服闋除廷尉轉尚書吏部郎太祖元嘉元年出為使持節督益寧

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懷寧安固六郡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三年太祖討荆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已平而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時茂度弟劭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劭誠節故不加罪被代還京師七年起為廷尉加奉車都尉領本州中正入為五兵尚書徙太常以脚疾出為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上從容謂茂度曰勿復以西蜀介懷對曰臣若不遭陛下之

明墓木拱矣頃之解職還家徵為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固辭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内足於財自絶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為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在郡縣職事甚理明年卒官時年六十七謚曰恭子茂度同郡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以事用見知歷清資吏部郎右衛將軍侍中吳郡太守自玩洎仲元四世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弟子真元嘉十年為海陵太守中書舍

人狄當為太祖所信委家在海陵死還葬橋路毀壞不通喪車縣求發民脩治子真不許司徒彭城王義康聞而善之召為國子博士司徒左西掾州治中臨海東陽太守茂度子演太子中舍人演弟鏡新安太守皆有盛名並早卒鏡弟永

永字景雲初為郡主簿州從事轉司徒士曹叅軍出補餘姚令入為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治撰徙永為删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

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録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隷書曉音律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為太祖所知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諸制署皆受則於永徙為江夏王義恭太尉中兵參軍越騎校尉振武將軍廣陵南沛二郡太守二十八年又除江夏王義恭驃騎中兵參軍沛郡如故永既有才能所在每盡心力

太祖謂堪為將二十九年以永督兾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威將軍兾州刺史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攻碻磝城累旬不能拔其年八月七日夜虜開門燒樓及攻車士卒燒死及為虜所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為虜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為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太祖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責永等與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

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刄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弑立起永督青州之樂安東萊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板永為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勲之中兵參軍劉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

書曰近有都信具汝刑網之原可謂雖在縲紲而復心無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傷何其滔滔稱人意邪當今世故艱廹義氣雲起方藉羣賢共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美忽此蔕芥尅申舊情公亦命蕭示以疎達兼令相執共遵此旨事平召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時使百僚獻讜言永以為宜立諫官開不諱之路講師旅示安不忘危世祖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

渾鎮京口其年出為揚州別駕從事史明年召入為尚書左丞時將士休假年開三番紛紜道路永建議曰臣聞開兵從稼前王以之兼隙耕戰遞勞先代以之經遠當今化寧萬里文同九服捐金走驥於焉自始伏見將士休假多蒙三番程會既促裝赴在早故一歲之間四馳遙路或失遽春耜或違要秋登致使公替常儲家闕舊粟考定利害宜加詳改愚謂交代之限以一年為制使征士之念勞未及積遊農之望收功歲成斯則王度

無驁民業斯植矣從之大明元年遷黄門侍郎尋領虎賁中郎將本郡中正三年遷廷尉上謂之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須無冤民加寧朔將軍尚書吏部郎司徒右長史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四年立明堂永以本官兼將作大匠事畢遷太子右衛率七年為宣貴妃殷氏立廟復兼將作大匠轉右衛將軍其年世祖南廵自宣城候道東入使永循行水路是歲旱塗還不通上大怒免時上寵子新安王子鸞為南徐州刺史割吳郡

度屬徐州八年起永為別駕從事史其年召為御史中丞前廢帝永光元年出為吳興太守遷度支尚書太宗即位除吏部尚書未拜會四方反叛復以為吳興太守加冠軍將軍假節未拜以將軍假節徙為吳郡太守率軍東討又為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未拜遷使持節監青兾幽并四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兾二州刺史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剋捷破薛索兒等事在安都傳又遷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太子詹事權領徐州刺史又

都督徐兖青冀四州諸軍事又為使持節都督南兖徐二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太宗遣永與沈攸之以重兵迎之加督前鋒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索虜之兵既至士卒離散永狼狽引軍還為虜所追大敗復值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以北討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

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座飲食衣服侍之如生每出行常别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事輒語左右報郎君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食邑千户在會稽賔客有謝方童等坐贓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四年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未拜停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六年又加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給鼓吹一部七年遷金紫光禄大夫尋復領護軍後廢帝

即位進右光禄大夫加侍中領安成王師加親信二十人又領本州中正出為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侍中右光禄如故元徽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兖徐青兾益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侍中如故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之鎮值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出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大桁不守前鋒遂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返唱云臺城陷矣永

衆於此潰散永亦棄軍奔走還先所住南苑以永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永亦愧歎發病三年卒時年六十六順帝昇明二年追贈侍中右光禄大夫子瓌昇明末達官永弟辯太宗亦見任遇歷尚書吏部郎廣州刺史大司農辯弟岱昇明末吏部尚書

庾登之字元龍頴川鄢陵人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藴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為晉會稽王道子太傅參軍義旗初又為高祖鎮軍參軍以預

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參大司馬瑯邪王軍事豫州别駕從事史大司馬主簿司徒左西曹屬登之雖不涉學善於世事王弘謝晦江夷之徒皆相知友轉太尉主簿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登之擊節驅馳退告劉穆之以母老求郡于時士庶咸憚遠役而登之二三其心高祖大怒除吏名大軍發後乃以補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尚書左丞出為新安太守謝晦為撫軍將軍荆州刺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為衛軍長史

太守如故登之與晦俱曹氏婿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戕唯云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不坐晦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使登之留守登之不許語在晦傳晦敗登之以無任免罪禁錮還家元嘉五年起爲衡陽王義季征虜長史義季年少未親政衆事一以委之尋加南東海太守入爲司徒右長史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懷

而登之性剛每陳已意義康甚不悅出為吳郡太守州郡相臨執意無改因其莅任贓貨以事免官弟炳之時為臨川内史登之隨弟之郡優游自適俄而除豫章太守便道之官登之初至臨川吏民咸相輕侮豫章與臨川接境郡又華大儀迓光赫士人並驚歎焉十八年遷江州刺史疾篤徵為中護軍未拜二十年卒時年六十二即以為贈于冲遠太宗鎮姑孰為衛軍長史卒於豫章太守追贈侍中

炳之字仲文初為秘書太子舍人劉粹征北長史廣平
太守兄登之為謝晦長史炳之往省之晦時位高權重
朝士莫不加敬炳之獨與抗禮時論偉之為尚書度支
郎不拜出補錢塘令治民有績轉彭城王義康驃騎主
簿未就徙為丹陽丞炳之既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
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八年祭公
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
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炳之為吏之道定於受

命之日矣其辭已成在官無外名器既正則禮亦從之且今宰牧之官拜不之職未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既受王命則成君民之義故也吏之被敕猶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見闕其被禮吏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愚懷所見宜執吏禮從之遷司徒左西屬左將軍竟陵王義宣未親府板炳之為諮議參軍衆務悉委焉後將軍長沙王義欣鎮壽陽炳之為長史南梁郡太守轉鎮軍長史太守如故出為臨川內史後將軍始興王濬鎮湘州以

炳之為司馬領長沙内史濬不之任除南太山太守司馬如故于時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炳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太祖常令炳之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湛伏誅以炳之為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頃之轉侍中本州大中正遷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内外歸附勢傾朝野炳之為人彊急而不耐

煩償客干訴非理者忿詈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為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户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炳之反是冲每以此譏焉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

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又密奏曰夫為國為家何甞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所行非曖昧而已臣所聞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縱而不糾不知復何以為治晉武不曰明主斷鬲令事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耳若言炳之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疎且景仁當時事意豈復

可蔑朝士兩邊相推亦復何限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充勲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説便遠出之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疊既自藉藉交結朋黨搆扇是非實足亂俗傷風諸惡紛紜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若相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嫶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臣惷既有所啓要欲盡其心如無可納

伏願宥其觸忤之罪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諮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之非為不解直是苟相留耳由外悉知此而誣於信受羣情豈了陛下不假為之辭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失桓胤春蒐

之謬皆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者邪不審可有同王栢白衣例不於任使無損蕙可得以為肅戒孔萬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當語駱宰云炳之貴要異他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為異也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乃備言炳之過愆曰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師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令既

有手力不宜復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為人好率懷行事有諸紜紜不悉可曉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憂國實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大尉昨與臣言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凡短人辦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嘗有乏其外別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

不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欵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劵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

黄門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炳之乃啓用為主簿即語德願德願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直項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閉臥紫闥無復一事也太祖欲出炳之為丹陽又以問尚之尚之答曰臣既乏賈生應對之才又謝汲公犯顔之直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

復深思祇有愚滞令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耳可為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為弘之大莫復過此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者歳月滋甚非但虧黜王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論議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令曲阿在水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王雅也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也陛

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苟陳冗管人之枉直明白灼然而廠王令主反更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啓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外出若能脩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令慫疊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自非殊勳異績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

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禄如
令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令
臣等數人縱横狼藉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啓
賈充遠鎮令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
不能採臣言故是臣不能盡已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
不少臣何為獨懇懇於斯實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
更垂察又曰臣見劉伯寵大慷慨炳之所行云有人送
張幼緒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冲遠乃

當送至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炳之值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云無問有好馬不又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劉道錫云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鄢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恐仰傷日月之明臣竊為

之歎息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是歲元嘉二十五年也二十七年卒於家時年六十三太祖録其宿誠追復本官二子季遠弘遠

謝方明陳郡陽夏人尚書僕射景仁從祖弟也祖鐵永嘉太守父沖中書侍郎家在會稽謝病歸除黄門侍郎不就為孫恩所殺追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皆響應吳興民胡桀郜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

竄遂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
達俱往吳興投邈並舍之郡學禮待甚簡二人並忿慍
遂與恩通謀恩嘗為嗣之等從者夜入郡見邈衆逍不
悟本欲於吳興起兵事趣不果乃遷於會稽及郜等攻
郡嗣之玄達並豫其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入海
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結邈門生義故得百
餘人掩討嗣之等悉禽而手刃之于時荒亂之後吉凶
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事盡其力用

數月之間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沒會稽謝琰見害恩購求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黄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阸屯苦備經而貞立之操在約無改元興元年桓玄尅京邑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使尚書吏部郎王騰譬説備至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補司徒王謐主簿從兄景仁舉為高祖中兵主簿方明事思忠益知無不為高祖謂之曰愧

未有爪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禄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居闇室未甞有惰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宗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輳不與穆之相識者唯有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為恨方明廓後往造之大悅白高祖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自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為左將軍道憐長史高祖命府内衆事皆諮決之隨府轉中軍長史

尋更加晉陵太守復為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
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散聽歸家使過正三日
還到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
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為
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偽薄不可
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皆驚喜涕
泣以為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還方明不聽討
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逮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至五

官朱千期請見欲白討之方明知為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之率領將送遂竟無逃亡者遠近咸歎服焉遭母憂去職服闋為宋臺尚書吏部郎高祖受命遷侍中永初三年出為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民户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又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邑里驚擾狗吠達旦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存綱領

州臺符攝即時宣下綏民期會展其辦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發倩士庶事既寧息皆使還本而屬所刻害或即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慎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東土至今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有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元嘉三年卒官年四十七

子惠連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相知賞
事在靈運傳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
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被徙
廢塞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因言次白太
祖臣小兒時便見世中有此文而論者云是謝惠連其
實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為司徒
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城塹中得
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

為雪賦亦以高麗見奇文章並傳於世十年卒時年三十七既早亡且輕薄多尤累故官位不顯無子弟惠宣竟陵王誕司徒從事中郎臨川内史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敳驃騎諮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為後進之美州辟主簿不就桓玄篡位以為豫章王文學義旗建高祖板為鎮軍行參軍尋行大司馬瑯邪王軍事轉以公事免頃之復補主簿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孟昶建威府司

馬中書侍郎中軍太尉從事中郎征西大將軍道規長史南郡太守尋轉太尉諮議參軍領録事遷長史入為侍中大司馬從府公北辟拜洛陽園陵進至潼關還領寧遠將軍琅邪内史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宋臺初建為五兵尚書高祖受命轉掌度支出為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以疾去職尋拜吏部尚書為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又以兄疾去官復為丹陽尹吏部尚書加散騎常

侍遷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病卒時年四十八遺命薄斂蔬奠務存儉約追贈前將軍本官如故子湛別有傳

史臣曰爲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質後文士君子當以體正爲基蹈義爲本然後飾以藝能文以禮樂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質有餘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祇事於上帝啬夫喋喋終不離於虎圈江夷謝方明謝

弘微王惠王球學義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貞心雅體廷

臣所罕及詩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宋書卷五十三

宋書卷五十三考證

張永傳從為江夏王義恭太尉中兵參軍○太監本訛校今改正

庾登之傳子冲遠○冲遠南史作仲遠

庾炳之傳推此而言則炳之之為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命南史作勑據此知當時諸府佐吏皆有勑書炳之了不聽納之非為不解直是苟相留耳○下一之字南本作此屬下句

臣見劉伯寵太慷慨炳之所行○寵南史作龍臣照按劉伯寵見王僧虔帖劉伯龍嘗有鬼笑營利事未知此處應是何人而伯寵伯龍莫定是一是二也

謝方明傳頃之孫恩重没會稽○没監本誤役一本作没臣承蒼按南史作陷没字之義與陷相近今改正

宋書卷五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書卷五十四至五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錄監生臣董邦本

宋書卷五十四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十四

孔季恭　羊玄保　沈曇慶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高祖祖諱同故稱字祖愉晉車騎將軍父誾散騎常侍季恭始察郡孝廉功曹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鎮軍司馬司徒左西掾未拜

遭母憂隆安五年於喪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高祖東征孫恩屢至會稽季恭曲意禮接贍給甚厚高祖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欲於山陰建義討之季恭以為山陰去京邑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釁成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尅高祖亦謂為然虞嘯父為征東將軍會稽内史季恭初求為府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為内史使齎封板拜授季恭相值季恭便舟夜還至即叩扉告嘯父并令掃拂別

齋即使入郡鏞父本為桓玄所授聞玄敗震懼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旦乃移季恭到任務存治實敕止浮華翦罰遊惰由是寇盜衰止境內肅清徵為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不拜尋除侍中領本國中正徙琅邪王大司馬司馬尋出為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為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右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督五郡諸軍征虜會稽內史脩飾學校計課調

習十年復為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又讓不拜頃之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禄大夫常侍如故是歲高祖北伐季恭求從以為太尉軍諮祭酒後將軍從平關洛高祖為相國又隨府遷宋臺初建令書以為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又讓不受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辭讓累年終以不受永初三年薨時年七十六追贈侍

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𡷊歷顯位侍中會稽太守坐小弟駕部郎道䙝逼略良家子女白衣領郡元嘉二十七年卒官弟靈符元嘉末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尚書吏部郎世祖大明初自侍中爲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入爲丹陽尹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脩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

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
耕起空荒無救災歉又緣湖居民魚鴨為業及有居肆
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之
顧凱之顔師伯嗣湘東王諱議曰富户温房無假遷業
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疏皐産粒無待資公則公未
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完畬功自息宜募亡叛
通卹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修立然後徙居侍中
沈懷文王景文黄門侍郎劉敳郄顒議曰百姓雖不親

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鄞等三縣去治竝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遣任民情從其所樂開宥逋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玄謨議曰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闕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禄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上違議從其從民竝

成良業靈符自丹陽出為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産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以免官後復舊官又為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太守如故慤實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蒞官政績脩理前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為所讒搆遣鞭殺之二子湛之淵之於都賜死太宗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禄大夫淵之大明中為

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值赦律父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毆傷及罵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值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

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黄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吴免棄市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玄保起家楚臺太常博士遭母憂服闋右將軍何無忌前將軍諸葛長民俱板為參軍竝不就除臨安令劉穆之舉為高祖鎮軍參軍庫部郎永世令復為高祖太尉參軍轉主簿丹陽丞少帝景平二年入為尚書右丞轉左丞司徒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

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識會悟多通然
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為黃門侍郎善奕棊
棊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
之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
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為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
叛之由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為此者也今
立殊制於事為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弊昔龔遂
譬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和為用不以嚴

刻為先臣愚以謂單身逃役便為盡户令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既憚重負各為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惜既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實多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為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民離憂患其獘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致率管穴冐以陳聞由此此制得停玄保在郡一年為廷尉數月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衡陽王義季右

軍長史南東海太守加輔國將軍入為都官尚書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丹陽尹會稽太守又徙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為政雖無幹績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處家儉薄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尋加光祿大夫及世祖入討朝野多南奔劭集羣僚横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衆戰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

臣以死奉朝勿乃解世祖即位以為散騎常侍領崇憲衛尉尋遷金紫光禄大夫又以謹敬見知賜賚甚厚大明初進位光禄大夫五年遷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八年卒時年九十四謚曰定子子戎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玄保嘗云此兒必亡我家官至通直郎與王僧達謗議時政賜死死後世祖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磾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太祖竝賜名曰咸曰粲

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既善棋而何尚之亦雅好棊吳郡褚胤年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弈棊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闇少有才氣大明初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頹弛

日甚富强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兹斯寔害治之深弊為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澤彊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刋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熂爐種養竹木雜果為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場常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

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
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
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
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上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
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益州刺史劉瑀先
為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為尚書
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為益州奪士
人妻為妾宏使羊希彈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

生謝元伯往來希聞瑀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門奏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大明末為始安王子真征虜司馬黄門郎御史中丞泰始三年出為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希初請女夫鎮北中兵參軍蕭惠徽為長史帶南海太守太宗不許又請為東莞太守希既到鎮長史南海太守陸法真喪官希又請惠徽補任詔曰希卑門寒士累世無聞輕薄多釁備彰歷職徒以清刻一介擢授嶺南干上逞欲求訴

不已可降號横野將軍初李萬周劉嗣祖籍略廣州事
在鄧琬傳太宗以萬周為步兵校尉加寧朔將軍權行
廣州事希既至而萬周等並有異圖希誅之希以沛郡
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度失利希遣
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攻州希遣平越長史鄒琰於
朝亭拒戰軍敗見殺思道進攻州城司馬鄒嗣之拒之
西門戰敗又死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府參軍鄒曼
率數十人襲思道已得入城力不敵又敗東莞太守蕭

惠徽率郡文武千餘人攻恩道戰敗又見殺時龍驤將
軍陳伯紹率軍伐俚還擊恩道定之贈希輔國將軍惠
徽中書郎嗣之越騎校尉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
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
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於是進路父葬畢
不勝哀卒
沈曇慶吳興武康人侍中懷文從父兄也父發員外散
騎侍郎早卒吳興太守王韶之為之誄焉曇慶初辟主

簿州從事西曹主簿長沙王義欣後軍鎮軍主簿遭母
憂哀毀致稱本縣令諸葛闡之公解言上服釋復為主
簿義欣又請為鎮軍記室叅軍出為餘杭令遷司徒主
簿江夏王義恭太尉録事叅軍尚書右丞時歲有水旱
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不行領
本邑中正少府揚州治中從事史始興王濬衛軍長史
元凶弒立世祖入討劭遣曇慶還東募人安東將軍隨
王誕收付永興縣獄久之被原世祖踐祚除東海王褘

撫軍長史入為尚書吏部郎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長史南東海太守左衛將軍大明元年督徐兖二州及梁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本傖人多悉戎荒事曇慶使撰秦紀十卷叙苻氏僭偽本末其書傳於世明年復徵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領本州大中正三年遷祠部尚書其年卒時年五十七追贈本官曇慶謹實清正所涖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政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

史臣曰江南之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一也自義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恩寇亂

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户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亘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歲糶賤則稼苦饑年糴貴糴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

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浸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苦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宋書卷五十四

宋書卷五十四考證

史臣論若籠以平價則官苦民優○諸本官下無苦字今從南本增

宋書卷五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五十五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十五

臧燾　徐廣　傅隆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為鄉里所稱晉孝武帝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兗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為助教孝武

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熹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宫若配食惠廟則宫無縁别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髙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懐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為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于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髙祖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

為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别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髙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己養親者十餘載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服闋除臨沂令義旗建為太學博士叅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

府轉鎮南將軍高祖鎮京口與燾書曰頃學尚廢弛後進頽業衡門之内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復弘之參高祖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侯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

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
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
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
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理以求中者也禮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
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
壇為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玄

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壇乎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疎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畢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畢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

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秦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為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敬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典之旨所與太祖而七

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為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為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絶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

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為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

之所不依也准旁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壽議竟未施行遷通直郎高祖鎮軍車騎中軍太尉諮議參軍高祖北伐關洛大司馬琅邪王同行除大司馬從事中郎總留府事義熈十四年除侍中元熈元年以脚疾去職高祖受命徵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飡不改其舊所得奉禄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其年卒時年七十少帝追贈左

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長子豫遂護軍司馬宜都太守少子綽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邃長子諶之尚書都官郎烏程令諶之弟凝之學涉有當世才具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之交年少時與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為太祖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上因回與論之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謂僧祐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正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詞韻銓序兼有理證上甚賞焉歷隨王誕後軍記室錄

事欲以為青州其事不果遷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為
元凶所殺子黄尚書主客郎沈攸之征西功曹為攸之
盡節事在攸之傳凝之弟潭之亦有美譽太宗世歷尚
書吏部郎御史中丞後廢帝元徽中為民部尚書卒官
潭之弟澄之太子左積弩將軍元嘉二十七年領軍於
盱眙為索虜所破見殺追贈通直郎綽子焕順帝昇明
中為武昌太守沈攸之攻郢城焕棄郡赴之攸之敗伏
誅傅僧祐祖父弘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歷顯官征虜

將軍南譙太守太常卿子部員外散騎侍郎妻壽女也
生僧祐有吏才再為山陰令甚有能名末世令長莫及
亦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
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
為州辟廣從事西曹又譙王司馬恬鎮北參軍晉孝武
帝以廣博學除為祕書郎校書秘閣增置職僚轉員外
散騎侍郎領校書如故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為祠部

郎李太后薨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中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猒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三年服從其議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録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竝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焉元顯引為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

以為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高祖使撰軍服儀注乃除鎮軍咨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曰臣聞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陽秋著乎魯史自皇代有造中興晉祀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倏為疇古臣等參詳宜敕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詔曰先朝至德光被未著方策宜流風緬代永貽將來者也便敕撰集六年遷散騎常侍又領徐州大中正轉

正員常侍時有風雹為灾廣獻書高祖曰風雹變未必
為灾古之聖賢輙懼而修已所以興政化而隆德教也
嘗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于習明公初建義
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虚心匪
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並用戰功殷
積報叙難盡萬機繁湊固應難速且小細煩密羣下多
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勸禁司互設而刼盜多有誠
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義熙之始如有不

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

要當俯順羣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言

無可採願矜其愚款之志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皆如

故十二年晉紀成凡四十六卷表上之遷秘書監初桓

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高祖受禪

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之曰徐公

將無小過廣收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

載嘉運身世荷晉德實眷戀故主因更歔欷永初元年

詔曰祕書監徐廣學優行謹歷位恭肅可中散大夫廣上表曰臣年時衰耄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感暮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徵志獲申殞没無恨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元嘉二年卒時年七十四答禮問百餘條用於今世廣子豁在良吏傳

傅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咸晉司隸校尉曾祖

晞司徒劉父祖早亡隆少孤又無近屬單貧有學行不
好交游義熙初年四十始為孟昶建威將軍員外散騎
侍郎坐辭兼免復為會稽征虜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
便有終焉之志歷佐三軍首尾八年除給事中尚書僕
射丹陽尹徐羨之置建威府以為録事參軍尋轉尚書
祠部郎丹陽丞入為尚書左右丞以族弟亮為僕射緦
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廬陵王義真車騎咨議參
軍出補山陰令太祖元嘉初除司徒右長史遷御史中

丞當官而行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右長史時會稽剡縣民黄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之曰原夫禮律之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也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為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讐祖之義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咎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日磾之孫

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稚侯何得流名百代以為美談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朞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内愧終身稱當沈痛没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絶事理固然也從之又出為義興太守在郡有能名徵拜左民尚書坐

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十四年太祖以新撰禮論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閭閻靣牆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尊父子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蟠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

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叡哲
大賢孰能明乎此哉況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
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
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為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
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
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
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充斥兼兩搖文列錦煥爛可
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

海家法參駁於搢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與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悉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充博採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寔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赧明年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輟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三

史臣曰選賢於野則治身業弘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六經奥遠方軌之正路百家淺末捷至之偏道漢世登士閭黨為先崇本務學不尚浮詭然後可以俯拾青組顧蔑籯金於是人厲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所居一旦成市黌舍暫啓著録或至萬人是故仕以學成身由義立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又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衡之寄任歸臺閣以一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險情賢否臆斷萬不值一由是仕

憑借譽學非為已崇詭遇之巧速鄙税駕之遲難士自此委笴植經各從所務早往晏退以取世資庠序黌校之士傳經聚徒之業自黄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宫車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有前王之遺典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黄髮未之前覩亦一代之盛也臧燾徐廣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並服膺

聖哲不為雅俗推移立名於世宜矣潁川庾蔚之鴈門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書見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并注賀循喪服行於世云

宋書卷五十五

宋書卷五十五考證

臧燾傳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貴監本作賮蓋因說文作賮而訛也今改正

宋書卷五十五考證

宋書卷五十六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十六

謝瞻　孔琳之

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為紫石英讚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初為桓偉安西參軍楚臺祕書郎瞻幼孤叔

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𢛆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爲𢛆建威長史尋爲高祖鎮軍琅邪王大司馬參軍轉主簿安成相中書侍郎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塡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高祖以瞻為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為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為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

還都高祖以晦典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敝廬何為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為國為家遂卒時年三十五瞻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混弟靈運相抗靈運父奐無才能為祕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登車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祕書早

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黙然言論自此衰止弟曠字
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
清和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顔未嘗暫改恐僕役營
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病畏驚微賤過甚一家尊卑感
曠至性咸納屨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初為州
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祕書丞自以兄居權
貴已蒙超擢固辭不就徐羨之請為司空長史黄門郎
元嘉三年從坐伏誅時年三十一有詔宥其子世平又

早卒無後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祖沈晉丞相掾父殷光祿大夫琳之彊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棊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後辟本國常侍輕之尉桓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其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

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榖帛為寳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敝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偽之民競蘊濕榖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榖以周天下

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寔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為貧用穀之處不為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力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

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寔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

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囹圄以空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于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

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葢淳薄既異致化寔同寛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省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

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措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韋弦作佩况在小人尤其所惑

或目所不覩則忽而不戒日陳於前則驚心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産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為先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絶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岂曰允中貴戚管穴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遷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為會稽内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為長史父憂去官服闋

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衆
官獻便宜議者以為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
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
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
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
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
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
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為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

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説推例自乖其准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准小益又曰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

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
關於情而有從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
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兼以游費寔為民患者乎
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
而義無所取至于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
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
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飢荒
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既

貴蠶業者滋雖懃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止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裲襠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有防衛迎送悉用袍襖之屬非惟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臥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緜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為之難貴官庫為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

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又曰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為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為悅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為之殫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為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遷尚書吏部郎義熈六年高祖領平西將軍以為長史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

臺初建除宋國侍中出爲吳興太守公事免永初二年
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
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
惟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頹臣以今月七日
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
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録
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
臣乃使録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

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
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録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
皆縛取臣敕下人一不得鬬凶勢輈張有頃乃散又有
羣人就臣車側録收捕樊馬子牙行築馬子頓伏不能
還臺臣自録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
尚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
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
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

威無大臣之體不有凖繩風裁何寄羨之内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凌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治中羨之使璩之解

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因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五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邈子覬別有傳覬弟道存世祖大明中歷黃門吏部郎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為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自殺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為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疎寡奉生贍己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為功蓋輕而事有譌變姦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棄本為事豐衍則

同多稔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為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為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偽還淳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

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緡粟羨溢同於水火既而蕩滌圜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覩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宋書卷五十六

宋書卷五十六考證

謝瞻傳吾家素以退爲業○南史素字在以字下　臣承蒼按素業二字乃當時常語蔡興宗傳云以業尚素立見稱即此意也素退是樸素恬退之義當從之

靈運父奐○奐南史作瑍

使瞻與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南史與字下有靈運共車四字

謝瞬附傳母爲病畏驚微賤過甚一家尊卑感瞬至性

咸納僂而行屏氣而語○南史驚字下有而字監本毋字在爲字下又賤字訛作踐今改正

孔琳之傳父殿光禄大夫○殿南史作歐

後辟本國常侍輕之尉○輕之二字疑誤

史臣論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食一本作飡

宋書卷五十六考證